

廈門大學圖書館珍藏

主編：季嘯風、沈友益

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

第十七冊

——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國民革命軍及民國革命軍對峙(壬)

(壬) 壬午年七八月

未次研究所

目

吳佩孚

欲回保定

齊燮元請吳
仍留長辛店

某方面消息，湘局發生變動後，鄂豫當局紛電致促吳佩孚南下，主持一切。吳因北方戰事，萬分重要，而湘戰關係南北，亦難漠視，必須兼籌並顧。始能指揮裕如，故擬電調齊燮元移駐長辛店，遙制懷來軍事。本人則遵返保定，指揮南北以資策應。日前曾有電致齊氏，略謂湘局緊張，援湘各軍，意待本人指授方客，而懷來方面之討赤軍事，本人向負指揮責任，亦斷不可中輟。思維再四，惟有即日移駐保定，俾可對南方軍事妥為顧顧，凍源方面，既有友仁(魏益三)負責

指揮，可勿勞費副司令長駐該處，務盼速來長辛店總部，代表本人遙制懷來軍事，如蒙允親赴清水湖一帶，偕毅民(田維勤)一併戰，以便早日攻克懷來，則尤所盼禱云云。聞齊氏昨已電覆吳氏，略謂

鑒元督率義軍進攻縣方面之敵，極為得手，不日可與城內曹軍呼應，將敵軍完全擊潰，實未便于此時他去，且懷來戰事，日來甚為得手，想日內當可解決，即令必須變元前往，而本人亦識一，人微言輕，無濟於事，當此軍事時機，因調度無方，若稍有阻礙，勢必牽動大局，變元何敢負此重責，無已，惟有仍請我公坐鎮原處，請勿移動，以利戎機。至湘中戰事，有炎午(趙恒惕)仲章(李濟)等主持，並無大碍，即勿過慮云云。吳接電後，聞當在致電申云

張宗昌

仍擬赴奉及其原因

但張作霖已令張留京主持

張宗昌前者急欲出京赴奉，向張作霖報告南口戰況及北京政情，嗣因張其鎬等挽留，卒未成行。茲悉張氏本人仍有赴奉之意，但行期尚未決定。張氏擬到奉公舉，即返青島勞山地方避暑，據聞該處之西柳樹堂現已特加修葺，以為張氏之行轅云。但據最近奉方某機關消息，張作霖因南口戰事日趨緊急，一切軍事，亟須有相當人物，負責辦理，日前特致電張學良，請其赴奉一節，此時不可舉行，以免貽誤戎機云。又聞張宗昌欲赴奉天，實有三

種原因：(一)自田維勤部下逃水叛變後，吳佩孚在南口左翼之實力實屬有限，張吳今後不贊敵討赤宗旨則已，如欲討赤，則一切責任，當然由奉天單獨擔負，須請奉張之示。(二)孫傳芳處視南京，表面上雖與吳聯，實際則利用吳以牽制奉軍，最近又傳聞通電議和，應著對付。(三)現內閣前次對軍費支配，純係側重一方與奉聯軍最不利，今後如須進攻赤軍，關於軍費問題，尤須從長計議，以上三點，均為奉聯軍要緊之事，非取決於張作霖不足以定方針云。

奉軍

入多倫者已五萬人

西北軍在富貴山方面反攻

官電飛報 奉軍占領多倫。

已前誌本報，茲聞西北軍馬多倫失守，在富貴山方面，反攻甚急，奉軍入多倫境者，已達五萬人，第八軍萬福麟部，亦

定今日開往多倫，前日張學良曾發春發出敬(二十四)電報，照錄如左

(上略)頃奉上將軍張學良電，頃接張帥電，進出維子山，當經嚴飭各軍，務須在張帥長電稱，我軍與兵同徐進在多倫附近，與敵作戰，敵軍頑強抵抗，彼此相持至兩晝夜，經我軍數次衝鋒，敵勢不支，軍心潰散，紛紛向後退，遂於馬日及克多倫，計獲槍二千餘枝，大砲兩門，機關槍十餘枝，其餘俘虜品甚多，仍在進擊中，除飭程軍勇猛進擊外，特電奉聞。

茲多倫為北方藩鎮，茲經我軍攻克，經此痛勦，敵心自散，已飭乘勝追擊，以期殲滅，除南口仍在痛擊中外，務期早日肅清，是所至禱等因，特此電達，即希通令各部，一體知照為要。(下略)

急進原因

直曹奉魯各方面軍，初次計劃，圍攻西北時，依地理上之進兵，策畧，原以田軍自向陽口進取懷來，打

通南口路線，再分五路軍隊，直取懷安，宣化，獨石，龍門，會師張垣，以離平地泉之首，晉軍則以所部兵力，由大同直趨豐鎮，緊綏全境，計旬日內可告肅清，雖因陳前部連敵，而陽口始終未克攻下，

前經前報，無特發展，奉軍向多倫出發，奉師進行，本為軍事上所不許，此次潘陽方面，迭接國內報告，知前始計劃，決非數日內可望成功，乃決定令吳俊陞統領駐滌各軍，急由多倫沽源，同時進取西北軍大部，原已調至懷來前綫，不料察北多倫門戶，竟至失守，沽源赤城，已相繼轉入危境，西北軍必腹地，勢見根本搖動云。

後方消息

據張學良電訊，西北軍退出，當時遺棄槍枝子彈甚夥，其待修理者，現正由吳氏陸續派員押運來奉，前日由前綫運回者，計有機關槍十餘架，小槍百餘枝，及殘破零件甚多，均已點交兵工廠修理，以備應用云。

又電，吳俊陞以前綫空中戰事，甚關重要，日前特電奉張，請派飛機以備應用。聞奉張得電後，已飭駐錦縣航空隊，迅由錦朝路向熱河出發，駛往多倫前綫，準備加入作戰云。

靳雲鶚無病

但消極耳

前日外傳靳雲鶚在保略血不止等情，茲據保府來人云，靳在保身體康健如常，絕無略血之事，惟態度萬分消極云。

湯駐豐寧

某方面消息云，熱河都統湯玉麟自奉到張作霖攻擊西北軍命令後，對於軍事上一切計畫，無不積極進行，調兵遣將，忙碌異常，聞其部下業與西北軍，交綏多次，湯

要

目

氏爲指揮上便利起見，已於二十一日移節豐寧，以與多倫及南口相呼應云

奉魯軍

欲一星期內

攻入張垣

奉魯聯軍方面，前數日內迭接滿陽熱河軍事密電數通，對於南口戰事，已決定將近後所部隊伍，一律開至南口，北苑鎮威第九軍高維嶽部第七旅，第十軍千珍所部四五兩旅，及沙河清河榮臻所部第十七軍第十二旅，昨午分由京綏路發，及平西府大道開赴昌平，清河飛機飛虎隊，亦定今日飛赴前綫，與多倫吳部，同時進攻，張學良等以沽源下後，南口西北軍勢成孤立，已令于珍擔任該路，乘勝攻下南口，一星期內，即可進抵張垣，據接近于

氏者云，于本人現願單力攻取南口，意志甚屬堅決云

晉軍五日內

開始反攻

以六萬大兵
分兩路攻取

近來晉北戰事消息沉寂，無何等發展，外間且盛傳國晉雙方成立和議之說，茲經調查，聞錫山已聚集全部兵力，決于五日內由大同衝出反攻，蓋晉閥初意，頗疑吳奉雙方之合作，未必徹底，雅不願輕舉妄動，徒供犧牲，故其軍事上之布置，祇在扼守大同，自固門戶，以觀局勢之變化，最近三日內接得奉軍攻克多倫捷報，始信吳奉合作，確係事實，循此以往，西北軍事，定有圓滿解決之希望，用是毅然決然，一反

從前之觀望主義，與吳奉聯各軍爲誠意的之携手，前晚長辛店方面，曾接太原急電，晉軍以六萬兵力，集中大同，由張

培梅統率，準於五日內全部衝出，開始反攻，其戰略分作兩路，北路繞出孤山，南路直取都司，以切斷京綏路，俾西北軍首尾不相聯絡，并使平地泉方面一切接濟，無由南輸，此舉一經實行，南口復案之敵，可不戰而自潰，然後聯合各軍，會師張家口，預計一個月以內，察綏兩區，可望完全勘定云

末次研究所

張宅會議

王琦已由

長辛店返京

前晚聯軍駐京各將領、及京內軍警當局、在石老娘胡同開會、討論軍事情形、並誌昨報、茲據續聞、前日會議席上所議之軍事、係專對南口方面而言、張宗昌張學良均曾表示、決定積極進攻、所有關於南口軍事進行、頗負全責、當時對於作戰策略上、亦有詳細之討論、大概正面仍以魯軍為主、奉軍則任東面及昌平後防、為犄角之勢、其西面並防吳佩孚派兵協助、以收夾擊之效、惟奉魯各軍、既均注全力於戰事、則京內防務、亦必須有相當之設備、以免疏虞、當經議定由軍警當局、協力維持、至九時半散會、隨派憲兵司令王琦、馳往長辛店、謁吳報告、王氏於當晚十時十分、乘車前往、隨行者、有副官長張英武、及其餘隨員衛隊等三數十人、如吳氏對於所議辦法、可

以贊同、則南口戰事、日內必將有重大發展、又聞王氏專車赴長辛店、即在車上謁吳、密談甚久、至昨晨九時、仍乘原車回京云

吳佩孚改委

懷來而統將

張敬堯尚無

就職表示

中美社云、日來外間盛傳、吳佩孚因田軍譚發一旅南調、西路戰事頗不得手、特派張敬堯為西路總司令、以資收拾殘局一節、茲聞某方面探詢、知此事極為確實、吳氏任張敬堯為西路總司令之命令、係於二十四晚發表、惟張氏對之尚未有就職之表示、聞張氏對人云、田軍陳(鼎甲)賈(自強)馮(文俊)繼勳、軍事前途、大受影響、軍隊調變、實為軍事上之大打擊、此兩起問題、目下固已告平靜、但其他軍隊、能否服從

黑龍江騎兵

佔領沽源之官報

西北軍未來形勢之觀察

吳俊陞部下程春、二十一日佔領多倫、業已證實、西北軍扼守該鎮地之王鎮淮騎兵、均敗退多倫口內之沽源、趕築陣地、以為黃鵬之計、茲悉張學良昨日接到吳俊陞提電報告、所部騎兵、已佔領沽源、原文大意如次。

(上略)我軍於二十三日攻克多倫後、即由總長泰所部騎兵向前猛攻、敵軍先向關內、固守沽源、繼因我軍來勢猛烈、敵力竭不支、陸續向西潰退、我軍遂於廿四晚九時將沽源完全佔領、并俘獲槍枝子彈甚夥、現正續向西進擊、(下略)

據軍事家評論、現傳聞吳俊陞以所部騎兵本籍軍隊、在多倫方面築造嚴防、其在多倫、命令、倘是問題、果再發生意外、責任重大、執戶其脊、金之就職、不可不詳加審慎云、觀此則知張氏尚在考慮中、大約再經吳氏教促後、或可就職

則已將南滿西北軍擊破、并已占領該地、此說雖未聞未大明、如其確也、則西北軍全體上、可稱蒙一鉅大打擊、其結果不能不將南口戰線部隊、移防張垣、且多倫至張垣間之路程、不過四日、殆可勢如破竹、一鼓進攻、一方則奉黑兩軍之力、既非西北軍所能抵禦、萬一而南方南口防線既疏、直魯聯軍亦每可乘機而入、與奉黑之軍相應、使西北軍感四面環境之悲觀、與夫兵馬軍火之不繼、非速退緩還不可、蓋西北軍能力果至衰敗、此為當然之結果也、然以目前情勢而論、似尚未至於此、然則所傳多倫消息、其真確與否、非一言所能斷矣

要

目

社論

對西北戰畧變更

對西北軍之軍事行動，於戰畧變更之名目下，復向南口方面移動，此事非特證明懷來方面田軍之失敗，且可謂露骨的代表吳氏之軍事的勢力之不強也。以國民第二軍為主之田軍，殊非可恃之戰鬥部隊，在總攻擊開始以前，已有定評，故懷來方面今日之狀態，實不足為怪，然總攻擊開始以前，吳氏等意氣如雲，且聲稱竭慮以從事，而結果徒暴露田軍之真相，致剛愎之吳氏，不得不向提撥者而又為異分子之奉魯聯軍，懇請主動的援助，亦可謂悲慘之結果矣。但由兵疲師老軍無鬥志之現狀言之，此種

結果，自屬當然，決不能歸罪於吳氏以下最高幹部也。追想吳氏當年操精強之第三師攻守如意之威勢，不勝為之感慨無量也。

戰畧變更之結果，在攻擊西北軍上不得不立於主動地位之直魯聯軍，將持如何之態度。實為不易斷言之謎也，多倫苟真歸奉軍占領一如官場所宣傳，則對南口方面復行總攻擊一舉，確為策之有利者，惟支配戰爭之主因，非僅在軍事之見地，對各方面之政畧如何，實為第一條件，此則為中國內爭上之慣例，然則直魯聯軍，是否真能應吳氏之懇請，徹底的攻擊危險之南口也，尚屬一大疑問。苟直魯聯軍，能提供多大之犧牲，則奪取南口進迫張垣，亦未始為不可能之事也，雖然，當此田軍態度不明吳氏

現實勢力已形暴露之今日，此種行動，由直魯聯軍言之，確為一大冒險事業，且須以對吳氏個人之絕對的信用為前提，方為可能也。倘吳氏之信用攻勢，係以所謂討赤事業開始以來直魯聯軍之軍事中失之為條件，然雙方均意完如何，非吾人所得斷知也。

吳佩孚氏勢力之消長如何，奉天系勢力即隨之成反比例，故由此意味以豫測中央政局，則奉天系勢力，將來必有相當程度之膨脹，亦為不得已之趨勢也。吳氏智者也，對於此種趨勢，固不難察認，惟其左右之政客策士等，能否與吳氏持同樣之態度，尚未易斷言。中央政局之將益陷於紛亂之域，當非僅吾人一人之杞憂也。

方振武部包圍渾源城

(上略)我軍連日反攻，克路杜團、鵠二十二日佔領上林關、黃花嶺、最右翼李師長、率部於梗二十二日午，攻下義泉嶺，敵人死傷無算，奪獲軍用品甚多，現

懷來方面

連日之炮火

某機關昨晚接三家店電。三日來戰事十分猛烈。前日午後七時。段國璋督衛團協同來國璋旅克復燕池。買馬叛兵大部分已解決。現石家莊段來等處均

田維勤駐京辦公處，昨得前方來電，謂蹇蹇大潰，蹇蹇失其莊之殘兵及敵人，均已敗退。現正向安家莊追擊中，原文照錄如下。

前門外板章路第二十號辦公處與曉齋兄王正戈兄、哈內美國同仁醫院截則之兄、均鑒。估踞大清滌敵演尖黃莊一帶之叛逆及敵人、經真卿痛擊。于本日拂曉時完全敗退。正向安家莊追擊。知注特聞此子叩有長(廿五日)

附口方

醫務局館藏

日本出兵方面。時有局報。謂
赴聯軍所屬。尚未再施總攻。即
者。乃以張宗昌張學良。尚未
與吳佩孚。將討赤新計畫。完
全商妥之故。惟裕王璞前日來
一有電致張宗昌。報告聯軍佔
領衡水。及石鎮等處。并謂自
宣統軍目可下。茲錄原電如次
北京有老娘胡同總司令張鈞
鑒。密。卓樓二十師報告。
該師有勇隊佔領衡水。石
鎮等處。敵已向南退却。
自宣統軍目可下。特原。職
裕王璞叩有。(廿五日)

直轄臨軍總司令參議長蓋起
千。昨由沙河前線發電東京。
報告總指揮王棟。于二十五日
晨三時半。率部赴羊坊。擬昨
早進至狼兒峪。攻擊敵之腹
部。當王棟亦于是日上午十
時。親赴羊坊督戰。下午四
時。復由沙河云。

南口參戰者之親述

小字

防敵入夜破我敵

日昨午後五時餘，記者在弟一路電車上，遇一軍士某甲係屬同鄉友人，詢知其現在魯軍王棟部下充當排長，因奉公務回京，當即叩其最近戰事情形，據該軍人所述有足記聞者故特撮要記列於下

據該排長云，該軍隊總指揮為王棟司令官，現在距南口十五里，地名羅密村內，住居民房以爲辦公處，王指揮每日早晨夜間，必環視防綫二次，對於兵士，爲鼓勵之語，因此衆皆奮勇，但在總攻擊令未下之現在，僅止固守我軍陣地，不許敵人潛襲擾擾，茲於最近三日間，雙方雖未用砲轟擊，但於上星期夜內十一時頃，敵軍有三大排兵，每排約有三四十人，每人除所持之大槍外，腰間尚各挾手榴彈四個，乘雨夜天黑之際，偷襲我陣地，詎敵人意我陣地約距葛村不遠，故

皆放胆前進，殊不知我陣地，遠出葛村有二里之遙，我等弟兄聞見其距離甚近，先詢其口

號，敵人不答，我等即開機槍射擊，敵亦拋擲炸彈，當破機槍

斃創者六、七人，餘敵欲逃不

及，遂被俘擄二十七人，經我

等檢查敵人，所穿制服，尚係

冬衣，僅將衣內棉絮撤去，然

已破敵不堪，並且脚多光赤無

鞋，其中少數有鞋者，其鞋半

皆破，乃用麻繩連脚帶鞋拴

縛一處，狀極狼狽，令人難堪

迴憶臨節前所獲之敵人，其衣

或尚有數十枚銅元，日前所俘

擄者，其衣袋中雖少至一枚銅

元，亦俱不見矣

又云，西北軍之陣地，聯軍曾

經數次進攻卒未得手，其第一

道防綫之溝，寬八九尺，深約

及丈，內蓄水有三四尺深，其

水係由山洞放入者，該溝之後

史設有雷網三道，雷網後面，

又係蓋溝，該溝上面覆有木板，

內藏敵兵，至長城上由坡間之

砲位，如何佈置尚未能知，但

僅其最前綫之設備，我軍迄今

亦未能衝過一道，且據我等對

於敵方之守險者觀測其人數，

及丈，內蓄水有三四尺深，其

水係由山洞放入者，該溝之後

史設有雷網三道，雷網後面，

又係蓋溝，該溝上面覆有木板，

內藏敵兵，至長城上由坡間之

砲位，如何佈置尚未能知，但

僅其最前綫之設備，我軍迄今

亦未能衝過一道，且據我等對

於敵方之守險者觀測其人數，

大抵有一師之衆云，

又述田維勤部下，叛變之一

兩團，現在仍未肅清，該叛兵等

現在妙峰山西北，燕池附近死

守困門者尚有千餘人，所幸該

叛兵與西北軍，並未聯成一氣，

故此悉被田軍包圍困逼中，昨

日我該排長自稱在平火車

上，尚聞正西砲聲隆隆，猶在

攻擊叛兵也，並云，叛兵被圍

地點，距南口尚有四十餘里，

而聯軍在南口正面之陣地，距

南口僅止十二里云云，

又云，田部現在，圍攻叛兵之

軍隊，因發覺匪散，賈馬兩團

之從叛者，每人皆獲得三個月

現款餉銀，故前此被擊斃，及

被俘擄者身上，該帶之三個月

現款，多被田部未叛之兵，反

殺軍等搜擄而去，現聞圍攻叛

兵之各軍，因知各叛兵每人身

上，皆帶有百數十元現銀，咸

欲擄取爲己有，故於進攻上甚

爲奮勇致力，但該叛兵等，亦

皆拚命抗拒，遂致相持多日云

奉聯軍改取守勢

奉聯軍改取守勢

戰事重心移於懷來

開張宗昌張學良、已與吳佩孚議定討赤新計劃如下、

(一)南口既不易攻下、今後改取守勢、而由懷來多倫兩方猛攻、

保定某要人逝世謠傳

維民社消息、謠傳保定某要人、於二十六夜間逝世、確否不得而知日前報載某要人咯血瀕危之說、已証明不確

(二)南口方面、由原有奉軍之全部、(于珍統率之)及魯軍之一部分、(王棟統率之)擔任堅守、

(三)南口魯軍之大部分、越過永定河、開往懷來方面前線、由田維勤等軍協助猛烈進攻、由褚玉璞統率之、

(四)張宗昌為南口懷來之總

司令、(此處似尚未完全確定)

由張宗昌之提議、經吳佩孚之修改、而得上項新計劃、一二日內、當次第付諸實行、至改變方針原因、係以南口地勢險峻易守難攻、如果曠日持久、必致徒勞士卒、故決定先攻懷來、俟懷來克復後、則南口腹背受敵、必難據守、現南口前方之魯軍、已有一部分向西開動、而素稱驍勇之奉軍將領韓麟春、亦擬率領所部、馳往懷來前線、協助田部攻擊、故目前軍事情形、確已側重於懷來一面云、

昨日所聞

各路戰報

之 彙 誌

南口

據昨午由沙河來京之某軍官談、昨夜戰事未息、昨晨褚玉璞於

王軍至羊坊鎮前線指揮、目下戰事集中於羊坊鎮之前面、奉聯軍前昨注重攻取羊坊鎮前之大山頭云、

又吳佩孚據褚玉璞報告、二十師奮勇隊佔領泗水黃石嶺等處、百寶嶺指日可下等語、原文如次

(銜略)頃接褚總司令有電稱、頃據廿師報告、該師奮勇隊刻已佔領泗水黃石嶺等處、敵已向西南退却、百寶嶺指日可下、特此奉達、即希查照、吳佩孚(二十六)日印、

又魯軍第三十五師孫奎元部、近奉命開赴沙河、加入前線作戰、孫奉命後、已於二十六日午刻、親率全部開抵沙河、營謁褚玉璞、請示方略、隨即全隊開赴前線、該師長並擬於三二日內、再返馬廠、有所調度云、

多倫

奉天廿六日電通電、吳俊陞現分兵兩路、一從上都河直下、進攻清源、一繞上都河沿鐵路、進攻陝西北軍後路、張作霖續派飛機五架、開往助戰、

末次研究所

奉天又電、程春部現駐清源僅三十餘里、湯玉麟已派兩旅、由豐寧襲擊石口、抄攻清源、昨據京中某軍事機關消息、謂此次程部之進攻多倫兵數並不甚多、因衝鋒甚猛、砲火威力、亦極充足、西北軍遂不能支持而敗退、復因突然攻克、大出西北軍意料之外、致後方援隊不及趕攻、故多倫攻下後、能毫無問題、奉軍得乘勝追擊、西北軍見去勢甚猛、兵士氣餒、于是多倫西南各道防線之軍、亦紛紛不戰而退向後方退却、奉軍亦乘勝而下、不三晝夜即進清源、多倫清源間、實無甚劇烈之戰鬥、其間赴熱河作戰之萬福麟第八軍、亦被擊潰、該軍兵士七旅、于二十五日晚間退至清源、自會集各路軍隊、即將向張家口前進進攻、熱多倫張家口間、有三百里路程、其間道路之險、全賴火車、不難于一二日間直趨張家口、然張家口附近有一大城門關口、為自多倫至張垣大道所必經之要隘、

該處地勢險阻，車馬不能並行，其險峻與南口相等，西北軍于此亦布防極爲嚴密，非用厚兵及極猛砲火，規劃周妥而猛攻，殊不易衝過云。

晉北

吳佩孚根據晉軍報告晉北戰況，

特於二十六日轉電奉直魯各軍統帥查照，原文如下

(銜略)頃接報告，晉軍右路李師右縱隊，由義泉嶺攻擊前進，於梗日午後六時，已佔領馬家溝、沙溝一帶，其左隊進抵上下林關、黃花嶺，距廣靈城僅十餘里，指日即可攻下，又據晉軍王總司令報告，敵軍用各種手段，進攻天鎮，但遭失敗，西北境內，雖被破壞，當即修復，且又作一套城防守，士氣亦甚高昂，絕無顧慮等語，謹此奉聞等語，特達，即希查照，至盼，吳佩孚(二十六日)印

懷來

某軍中機關消息，自田部陳賈

馬各軍背叛之後，懷來西部兵力較爲薄弱，吳佩孚氏有鑒於此，特調伊部最親信可靠之軍隊袁家祥全旅，補充陳賈馬等軍原有之防地，獨攻懷來西

面，已於前日開拔前往，袁部夙稱精悍之師，現正節節向前，日內當有成效，并聞吳氏爲獎勵袁部計，擬昇袁以第一路副司令之職云。

濟南二十六日電訊，吳佩孚擬將馬登源旅調赴京西，助田維勤攻懷來，現已電孫傳芳徵求同意，俟得同意復電後，即可實行云。

中美社云，軍界某要人所部之警衛隊，在懷來附近，被對方軍隊第三師包圍，雙方激戰甚久，終以衆寡不敵，被該師解除武裝，對方軍隊，擄去兵士八九百人，獲得機關槍二十餘架，迫擊砲八尊，步槍約千隻，該師陣亡兩團，現向其地進行等語，按自軍興以來，謠言紛起，所傳事項，多與事實相去甚遠，甚至有毫不近乎人情者，以訛傳訛，其確實與否，明眼人自可鑒別云。

涿鹿

討賊聯軍第一軍第二路總司令王

爲討，奉命進攻涿鹿，於本月二

十日曉月夜攻克十八盤嶺等要隘，中路杜旅進佔高莊等處，左翼安旅，右翼馬師，正與敵軍激戰，現距涿鹿不過數十里云。

西北軍竟徵發妙齡婦女

聯軍總部通電揭發

晉閻致電張之江嚴責

小報記者

國民通信社云：西北軍在晉北一帶，姦淫擄掠，無所不至，經晉閻錫山嚴電責問張之江等情，已誌報端，茲聞聯軍總部參謀處，昨日亦有通電到京，揭發西北軍在朔應等縣徵發婦女，實行公妻各情形，原文如下。

(晉北)頃接報告：一月以來，西北軍四面受敵，節節敗退，勢益窮促，軍無固志，兵士乘機潛逃者，日益加多，各省領受，不知所出，乃竟異想天開，實行徵發婦女，在朔應縣一帶，徵發婦女，分列兵士，以資慰勞，軍心，凡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之婦女，皆在徵發之列，由各縣村長按戶搜索，解送營部，有違不遵令者，概以軍法從事，聞有朔縣王縣村長，竟因違抗命令，以輒決，鄉間婦女逃過一空，兩縣代表，現集太原，原擬請開石神迅速進兵，擊退西北軍，以救人民於水火等情，特達，聯軍總部參謀處，昨(二十二)日，又晉閻致電張之江電，付錄於下。

張家口張督辦之江兄鑒：彼此主張不同，至以干戈相見，誠為遺憾，然救國救民之心則一也，貴軍向以守紀律，誼自入晉以來，姦淫擄掠，為晉人前此所未聞，初以為新練之師，非貴軍基本隊伍，曾電宋都統明宜兄制止，終未見復，迄雁門退師，則貴軍基本隊伍亦然，猶以為敗退之舉，事出非常，乃昨日雁北紳民來報，稱敵軍入境以來，到處姦淫，婦女若驚，投井為滿，強迫當兵，壯丁逃避，蓋搜捕婦女，以火，死亡，前落為墟，攻賊則迫人民為火，投井情形，已登報無人道，茲復接朔應等縣人民，專足持信來告，敵復令各村徵集十五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婦女，送於敵營，違者以軍法從事，王縣村長，因違抗敵首，婦女憤怨，不呼天之聲，父兄憤感，轉怨天之怒，紳等投報之下，不禁同聲一哭，今特來報，予拯救，等語，貴軍放縱，然貴軍若此，誠非所宜，年長唔，曾以肅人道而為

道相策勵，諒公必有以處此也，特電奉達，聞錫山，漾印

末次研究所

懷來方謂晉軍被圍說之無稽

昨日昨報載外人謂：晉軍某部，人所部之警衛隊在懷來附近，被方軍第三師包圍云云，而當晚某通訊社亦有同樣之報告，本報當向該通訊社之田某君京公處，詳探，據稱：外人云云，絕對不確，隨索方面，並無警衛隊被圍之事實，

羅玉瑛昨晚來京說：現在沙河前線晉軍之羅玉瑛，聞有於昨晚(二十七)來京之說，聞命來往，與張學良，張宗昌，對於前方軍事，為種種之商榷云

要目

進攻南口軍費

由中央担任

昨日開議消息

昨日國務會議，於上午十一時開會，杜錫珪主席，閣員除陸軍外，一律到齊，首由杜氏提出長辛店吳總司令交來關於軍事進行之密件，內有奉魯贖軍進攻南口，所需軍費，應由中央担任一案，請衆公決辦法，當經各閣員與財長顧維鈞細密討論，約亘一小時之久，結果決定，由財部商同鹽署籌辦，其徵收稅款各機關妥籌辦理。

王為蔚漾電

本大研究所

討賊聯軍第二軍第二路總司令王為蔚，奉命進攻涿鹿，於本月二十日晚月夜攻克八盤嶺等要隘，中路杜旅進佔高莊等處，左翼安旅，右翼馬旅，正與敵軍相持，現距涿鹿不過數十里，王為蔚二十三日由易州發出通電，報告戰況，原文如下：

（銜略）竊維赤賊盤據十八盤嶺，工甲嶺，富舖嶺，江蘇嶺，黑土嶺，五里嶺，角，恃險固守，並附有迫擊砲機關槍，扼要而抗，以觀我杜旅圍攻，我旅未獲舉功，不勝焦灼憂憤之至，當令馬師派一小部由上安子村山口圍攻，牽制敵人，掩護右側，為我自帶預備隊開赴前方，以作援援，我官兵志氣非常鼓舞，大有滅此朝食之概，遂於二十日乘月夜前進，一鼓猛攻，其前之高地，為敵之支撐點，為屬險要，當經我部肉薄登，遂大破，其潰退，並以白營山營為調於二十一日拂曉猛攻其右側，敵即潰退，遂將該營完全佔領，同時十八盤嶺之敵，亦經我徐營一面山下擊，圍附近伴攻，一面後派精銳乘大雨之際，繞山腰山，猛攻其左側背，遂收夾擊之效，於二十一日午前進至山嶺，正在進擊之際，敵由高莊派出大部援軍，並持有迫擊砲機關槍，大舉反攻，希圖奪回要隘，幸賴我砲火之威力，連頭痛擊，並由我官兵奮力抵禦，激戰六小時，敵始不支，紛紛向石門孔方而潰退，我軍遂完全佔領十八盤嶺，其具全嶺一帶之敵，亦經我各部由寺兒溝袁佔進逼，奮不顧身，猛猛攻衝鋒數次，並派劉團步兵由檢校寺繞至水流溝附近，以掃亂其後方，敵之戰線，即行搖動，我軍復乘機突擊，敵全陷於潰滅，所有富舖嶺，黑土嶺，二甲嶺，紅土嶺，各要隘，亦均於二十二日次第佔領，刻我中路杜旅跟蹤追擊，進佔高莊，蔣麥川，大流溝，與馬家廟之敵相對峙，是役傷斃敵人甚夥，奪獲雜色槍數十枝，砲二門，及軍用品等，獲俘虜二十餘名，均供第一軍目兵，我官兵亦傷亡二十餘名，我左翼安旅，現正與上下虎盆桃莊堡之敵激戰中，我右翼馬師，亦進佔孔洞，十字馬家溝，何山平，與分水嶺，及王家柳子之敵對峙中，我陣線現距涿鹿不過數十里，敵人經此次挫敗，士氣大沮，不難一鼓而下涿鹿也，特電奉聞，第二路總司令王為蔚謹啟，二十三年印。

要

目

舊李軍

第二改編

爲東北第十二師

李景林部，由張學良改編爲
鐵威軍第十七軍後，即開駐黃
寺一帶。茲聞張氏又將該軍四
旅，合併爲三旅，編爲東北陸
軍第十二師，以該軍副軍長胡
鏡坤爲師長，原任各旅長，亦
調他差，一律改委新旅長姓名，
統，茲將該師各新旅長姓名，
分誌于左。

第十二師師長 胡鏡坤
參謀長 劉忠幹
第五旅旅長 劉維勇
第十六旅旅長 顧振復
第二十三旅旅長 鄧汝康

西北軍要人

在東交民巷開會

自懷來前線諸傳發生後，西北
軍寄居東交民巷各要人，如劉
之龍、高震龍、史之照、馮選
等，連夜確有會議，每夜均係
十時開會翌晨三時散會，聞其
他各方面，間有代表列席，其
討論內容，甚爲秘密，無從
悉云。

吳佩孚

電催河南籌餉

交通界消息，豫督寇英傑，前
與吳佩孚就商妥協，允每月供
吳軍餉二十萬元，聞此項協
餉，迄未撥付，蓋某在吳前大
表不滿，謂吳電催，吳氏已於
日前分電督與省長熊希齡會同
籌畫，以免貽誤云。

商聯會代表

歷訪一二張經過

△代表中止謁吳

前日下午四時，全國商聯會代表張志良、郭漢英、張崇午、卓宏謀、王會卿、李東萊等十餘人，爲呼籲和平，特謁二張一節，大略已見昨報。茲聞是日代表等先赴石老胡同見張宗昌，張比接見，各代表與張略敘寒暄後，即發言略云：列帥與師討赤，辭嚴義正，凡有血氣者，無不贊同，惟軍興數月，商務停頓，所有餉糈，多由商人担負，困苦情形，不堪言狀，同人爲各省商會在京之代表，今各省商會，均因戰爭不息，商民受害最鉅，特一再來電，請速面請列帥，暫行停戰謀和，與民休息，餘圖根本解決。因此不揣冒昧，特發出敬電，一切意義，已在原電述明，我督辦諒已核閱等語，張謂：呼籲和平，人同此心，惟赤禍蔓延，國將不國，若不澈底肅清，戰事恐無已時，即就民國過去歷史而論，立國十五載，年年有戰爭，甲起乙仆，戰禍頻仍，揆厥原因，皆因不澈底所致，依余拙見，此次戰事，務宜從澈底二字作去，貴會通函，余已閱及，惟討赤係吳張兩帥所決定，或戰或和，應由兩帥主裁，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余常聽兩帥之命令，諸君上項意見，可向該二處陳之，但最近某方面亦有主和之擬議，諸君此項運動，當無別項作用，但玉帥係有主義之人，諸君提議，能否遂其采納，亦難預料，代表等謂同人此舉，係受全國商會之委託，爲商民謀幸福，絕無其他作用，張謂：不過時機不好，恐滋誤會云云，代表等比即退出，於午後六時，赴順城王府謁張學良，張亦接見，該代表由述來意後，張答語要點如下：多倫現已攻下，我軍已到沽源，依我觀察，一星期以內，西北戰事即可解決，兩月以內，全國戰事當能弭平，男各方實力，俱已擺出，勝負之數，毋待龜卜，諸君此時謀和，似非其時，且謀和一節，西北方面會託人來我處接洽，比已拒絕，最近數日，他方面又有主和謠傳，諸位此時有此主張，恐滋誤會，各代表當即申述理由，張亦認爲滿意，遂於八時許告退，聞該代表本擬昨日赴長辛店，因二張態度堅決，遂有作罷之勢云。

要

目

吳張代表在京

商分工合作辦法

奉對北赤吳敵南赤

但內閣問題意見尚未一致

吳佩孚

日長沙陷落後，南方局勢爲之一變，張吳兩軍，此時若再對峙，則長江局面，不無問題，故直奉在京各要人，有對於此，目前退開會議，以決定分工合作辦法，其內容如下：

(一) 西北赤軍今後歸東北擔負討伐責任。

(二) 南方赤軍，應由吳佩孚即回漢口應付機宜。

(三) 中央局面，仍由杜錫珪維持現狀。

上項議妥後，張宗昌張學良即通告張作霖，并稱本人擬即日回奉，請示方畧等語。前晚得張作霖復電，畧謂所決三項。

因是正當辦法。但軍事與政治息息相關，現閣員，奉方未加一人在內，一旦軍事責任改移，進行上頗多窒礙，務請再與協商，暫時不必奉奉等語，聞張接後，曾與吳佩孚杜錫珪接洽數次，并報告吳佩孚，但聞吳因軍事尚未解決，不主改組現閣，遂未允照辦，雖謂此次來京，確與此事有密切關係，前晚張其鐘并託鄭謙同夏仁虎迅速回奉，向兩帥敷陳，總期依照原案辦理，以免直奉又露裂痕。故鄭夏因於昨晨十時連袂出京，據聞奉方對

上列三項，如果贊同，則吳佩孚回漢之期，決在一星期以內云。

吳佩孚

無回漢意

援湘歸陳主持

漢口二十六日東方電云，吳佩孚來電，稱本人不回漢口，湖南方面戰事，歸陳督理主持，與各軍聯絡，相機進行云。

吳佩孚

末次研究所